

第六回 有心一見傾心認真成假 睹面幾曾識面因舊逢新

詞曰：

人無煩惱，只為面皮最老。笑罵由他，好官自我，此輩由來不少。顛顛倒倒，假和真，一見分明了了。前番錯認，今日逢君，機關絕巧。

右調《柳梢青》

且表秋人趨中秋夜因見晏公子勢頭不好，乘一個空，先走回家來睡了。次日絕早到雲生寓所來，只見門開人去，一無所存。心中大疑，道：“主僕兩個夤夜中竟往哪裡去了？”及至走去問那寺僧，一個個都言不曉得。人趨因言夜來之事，說道：“這小梅真正少年，不達時務。常言道：惡龍不敵地頭蛇。孤身作客，自然要讓了些，一個沒來頭的窮書呆，竟要與絕有勢的貴公子做起對來，眼見得是泰山壓卵，昨晚必定被那晏公子扛抬回去，這遭性命不知怎麼樣哩！”寺僧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怎麼這松風小廝也不回來？難道都拿了去不成？”人趨道：“師父們這樣懵懂。小廝看見家主拿去，難以救取，況且如今人怎的乖滑，他乘機竟將家主行囊席捲，逃之夭夭去了！我老秋料事一定不差的。”這些和尚們聽他說得有理，都以為真。

人趨別了寺僧，走回家中，想道：“我如今且做個閉門不管窗前月罷。”過了幾時，竟無信息。豈知雲生徑坐在文家，杜門不出，從無一人曉得。人趨過了歲竟不處館，心生一計，道：“我看這小梅書畫這樁買賣，倒也有些利息，可惜他一味呆氣，不會賺錢。左右他的詩稿存在我處，不免讀熟了，記得我向日在鄉宦人家做篋客時，也曾學描幾朵蘭花，就是山水也是易事，何不冒了小梅名姓，搬往別處去，照他開張起來，倒是絕妙的計策也！強如開那子曰店。”算計已定，竟領了兒子，離了此處，一徑想到杭州，道：“西湖裡遊人最多，不免到那裡去渾帳渾帳罷！”

果然，不幾時到了西湖，賃得一所好房子，把兒子充做松風，竟掛著書畫招牌起來。那些往來遊人曾到虎丘山的，也曾聞過梅再福的名姓，今見開店西湖，慕名而來的，日日不絕。況且雲生意不在此，未免有些傲氣，那人趨撥臀捧屁，足恭的套子又是慣家，那些人倒覺他活動，反有厚贈。人趨出則搖搖擺擺，入則逍遙自在，好不快活。正是：

一幅頑皮不覺羞，桃僵李代馬為牛。

勸君莫笑秋人趨，書畫家家人趨流。

按下人趨不題，話說水伊人同著水有源為慕雲生之才，急欲到虎丘山來。路次無心停泊，縱有名山勝地，都不去遊玩。看看到了虎丘，忙上岸，走到庵時，雲生已不在了。及問寺僧，方知為晏公子的緣故。跌腳懊恨不迭，道：“吾水伊人何福薄也！千里訪尋知己，竟值了來時不遇春。但梅兄以不世之才，竟遭淺水魚蝦之戲，奈何！奈何！”急下船，到府中去訪問晏家，探人消息。如果遭那廝毒手，少不得拔刀相助了。

及至訪問時，都說沒有此事。伊人急得沒法，對有源道：“侄思為訪梅兄至此，竟不一見，我如今也不顧家了，走遍天涯，必要尋一個梅兄出來，方才罷手。如若尋不見，誓不回家！”有源寬慰他幾句。伊人另僱小船，又到虎丘去訪他住居履歷。曉得是洛陽人，因想道：“他遊學到此，或是因見此地無才可取，回鄉去了，也未可知。我不免到河南訪問一番，倘然相遇，豈不萬幸！”主意已定，身邊帶一個家僮，名喚青峰，主僕二人一路催趲，到了河南洛陽縣，逢人便問姓梅的才子。尋了幾日，不惟沒有才子，連這姓梅也沒有，就有姓梅的不是村夫，便是俗士，水生沒做理會處。

一日，在雲生門首走過，見一個老兒在日中捉虱。水生近前問道：“老人家，這裡可有一位梅相公麼？”那老兒就是赤心，耳聾聽錯了，答道：“我家相公被人謀陷，出去年把多了。”因流下淚來。水生便立住腳，問他始末根由。老兒忙引他到裡面，水生舉目一看，只見荒苔多草，庭樹無枝，古硯塵生，芸窗頹落，淒涼之狀，莫可名言。老兒便把白公子謀陷一事說了，水生方才曉得是姓雲，興又索然。老兒又道：“我聽相公聲音，不是這裡人氏，倘會著我相公，可說我老奴赤心講早些進取功名，還鄉爭氣。”水生道：“我方才是問梅相公，哪裡認得你家相公？叫我如何會得著？”老兒方知聽錯，忙道：“我老人耳聾聽差，兜搭相公不是了。”又道：“我相公若在家中，今日雖不相識，見了相公這樣俊雅人才，相定必相留，還要做詩做對哩！”水生忙問道：“你家相公也會做詩麼？”老兒道：“做詩是他本事，這裡沒人不稱他是個才子。”因指著壁間，道：“你看這些殘幅蟲蛀的錦箋，都是他的筆跡。”水生走近前一看，呀的失聲道：“何故此人才思筆跡與梅兄毫厘不差？莫非梅兄就是他避禍改姓的？不然，天下何多才人，一向竟無一個，如今就有兩個，大是可疑。”轉問赤心老兒道：“你家相公出去時，可曾更改姓名麼？”老兒道：“改，是我聽得萬相公教他改換姓名，但老奴不知改了什麼姓。這等說，相公真正會他不著了。”說罷，水生便出了門。一路走，想道：“大抵姓梅的，倒有八分是姓雲的意思。且梅兄號叫再福，分明是效梅福避跡吳門的故事了。況且詩才無異，筆氣無分，而洛陽又無姓梅的才子，大奇大奇。”

從此一路逢人，不是問姓梅的，就是問姓雲的，打從河南轉向姑蘇，再訪一番，杳無消息。因想道：“杭州自古繁華之處，騷人遊客，往往慕西湖遺事，雜沓而至，不免到那裡去訪問，或者相逢也未可知。”正是：

不是好男甘跋涉，卻因一片慕才心。

到了西湖，逢人便問，就有人說他在西湖開書畫店，水生心中大喜，道：“早知燈是火，飯熟已多時了。”忙寫單柬，叫青峰拿了，一路有人指引，遠遠的望見一道招牌，上面寫著：

洛陽梅再福書畫寓

水生此時猶如唐三藏取經到了西天，見如來佛祖一般，歡喜之極，巴不得一步跨進檻內。青峰傳進帖去，那假梅生只道是求書畫的，忙來迎接。水生進門一看，但見此人濃眉大目，滿口蓬鬆，便暗想道：“何其貌之不揚若是？我只道三河年少，必有張緒風流，豈意貌不稱才。然以貌取人，失之子羽，不要這等意見。”

相見畢，水生道：“小弟為兄不世驚才幾乎踏破鐵鞋，苦無覓處，不料今日始得識韓。前日家叔持扇頭珠玉見示，此心久已仰止高山，速詣虎阜圖晤。又聞台兄遭統袴之辱，此時小弟即欲代作鷹鷂，細訪方知子虛之事。復又知尊籍洛中，馳驅造訪，無蹤跡可尋，豈台兄高天鴻雁，為避地之謀，而不欲以皜皜之句，蒙塵世之垢，故爾混跡埋名苦此耶？幸乞明示，以開茅塞。水也這幾句話，身更

他將自己行藏說出來。這假梅生聽見此話，方知是慕雲生而來的。他但只曉得梅再福，哪裡曉得雲生來歷，便含糊答應，並不還他明白。水生大疑，想道：“據他說起來，姓雲、姓梅，原是兩人了。”假梅生心裡鶻鶻突突，只恐露出本來面目，欲言不言，不敢開口。水生又問道：“小弟與兄雖未月下聯吟，風前把臂，然而神交已久，心契多時。今不憚間關匍匐，親炙容光，而台兄竟無一言賜教，豈不負小弟一片羨慕誠心耶？”假梅生看見帖上是姓水名湄，但不知什麼號，又不曉得他的來歷，正如羝羊觸藩，難進難退。今見水生發急，只得滿面堆笑，道：“小弟庸愚，未曾與水相公識面，而水相公諄諄若此，不識尊號尊居，可賜教否？”水生又笑道：“原來梅兄已忘卻前事了。”便把水有源假般騙他，自己恁般羨慕一番話說得徹頭徹底。假梅生方知這個緣故，便大著膽，傲然道：“向日小弟在虎丘時，果然有個姓水的來求書畫，說他有個侄兒才高得緊，要小弟做首妙詩，賭賽賭賽。小弟也不十分用心，隨意寫兩首去，後來小弟薄技頗頗馳名，登門相求者日日盈千，哪裡有閒心腸記得許多姓名，所以忘了此事。原來就是我兄，可喜可喜！我兄此來，莫非又要小弟做幾首詩？小弟當得奉承。”水生見他言語之間，大有俗氣，而傲忽之態俱於口角露出，但他說又要做詩，即便應承，看得易易，又轉一念道：“狂傲之態，大約有才者所不能無，況我又未曾有什麼制作請教他，他自然不曉得同類相求的意思。待我明日做首新詩請教，並求屬和，那時節自然聲氣相投了。”想罷，即便告別。人趨時時恐怕露出馬腳，今見告別，心中想道：“他是慕名而來，諒他未必有才。”一發做出名人腔調道：“小弟本當見留的，但小寓往來頗多，應接不暇，甚是厭煩。且來者多是塵俗不通之人，使小弟賤名愈重，求教愈多，應接愈煩，正是受累。些須一兩五錢，小弟哪裡希罕，無如辭得堅，送得勤，無可奈何。我兄少年清俊，看來倒也不俗，如會做詩，做幾首來，小弟看看，以破寂寥，不知可做得來麼？”水生笑道：“小弟詩道，略知一二，明日容我以詩請教。”說罷，一拱而別。人趨自言自語道：“好燥脾一頓話，被我嚇去。無才小子，怎麼來尋梅相公請教。幸得我文才雖無，口才倒有，可以騙過這些不識字的人。”遂自揚揚得意不題。

再說雲生自別了文總兵之後，一徑去尋人趨，豈知人趨已去了。想道：“我如今避了年餘，家中之事自然冷了，但一事無成，回去倒覺沒興。不免再往別處遊玩一番，倘或幸遇相知若文總兵者，又好為將來居停。不然全無巴鼻，何以揚名異鄉，榮歸故土？”因想去年水有源求詩之事，他說是吉水縣人，還記得他侄兒號為伊人，才甚不凡，不知歸去作何形狀，又不知曾來訪問否。左右我今日遨遊無定，何不就往江西訪問一番？如果有才，將來又有一個石霞文矣！豈不快哉！忙叫松風僱了船隻，竟往杭州進發，於路無心戀景。過了杭州，匆匆的竟往江西。

到了吉水縣，來尋訪伊人。恰好方進城，劈面撞見水有源。有源大驚道：“這是梅相公，怎麼到此？卻不苦了我的侄兒。”雲生也驚問道：“小弟苦令侄恁麼？”有源道：“請到草舍告訴。”忙領到家，遂將如此如彼、至今未歸的說話，一一的說知。雲生心中甚是不安。又聞得他說若不尋著、定不還家的話，一發感慕，嗟嘆不已，因道：“小弟未見伊人之才，而已先見伊人之情，既見伊人之情，足以悉見伊人之才矣！伊人之才，才生於情也，伊人之情，情生於才也。有如此之情，而我竟未知，我負伊人之情，即負伊人之才了，可謂得罪多多矣！”言罷，即便起身。有源道：“天色將晚，梅相公往哪裡去？”雲生道：“去尋伊人。”有源道：“梅相公想是痴了，舍往東西南北，不知所向，梅相公從哪一方尋起？總要去待明日。”雲生道：“小弟遲一刻，即負一刻之罪。令侄即在東西南北之中，小弟也即在東西南北之中尋問。”有源堅意相留，雲生堅意要去。沒奈何，留他不住，只得任他去了。連夜下了夜船，想道：“他必然在東南一帶尋我，我亦在東南一帶尋他。”

到了杭州，對松風說道：“我聞天竺西湖遊人最多，我先去遊玩、探訪一番。”即便去遊了天竺，轉到林坡，訪那小青墓，隨題詞一首弔他，寫在近側林公祠內，即《和小青天仙子》一詞云：

青青塚草單于塞，今生不遇前身債。痴心不但小青娘，鳥飛疾，鷹擒快。英雄多少年浮界。千古風情非一派，章臺柳色難相概。我雖憐影影憐誰？名尚在，魂尚在，孤山豈但埋裙帶。

梅先雲題

題完，到處尋訪，未能即見，不消說了。

那水生別了人趨，那日也是向孤山遊玩。但見林坡梅花香氣襲人，有興也做了一首梅花律詩。進了林公祠內，去看那曾來遊人題詠，也有好的，也有不成詩的，都看遍了。臨末忽見了《小青詞》，不勝贊嘆，因見又是梅再福所題，心中愈加愛慕，想道：“如此運筆，出神入化，不要怪他裝模作樣。但如此不看人眼中，怎得與他金蘭結誼，爾我忌形，此時我願始慰了。”

水生到了明日果然帶了梅花詩，又來訪假梅生。假梅生見了，即使意思拱拱手，絕不象昨日初見的禮貌。轉是水生愈加殷勤，道：“適才讀台兄小青一調，真可謂筆有化工矣！使小弟只字俱無，奈何。”假梅生忙付：“想小梅前日又做什麼《小青詞》了？”他連小青也不曉得什麼出處，慌忙答道：“信筆所題，何勞過獎。”水生道：“不必太謙，小弟昨詠梅花一律，望乞郢政，並祈屬和。”假梅生接來一看，看見字如流水行雲，不覺心中突突裡跳起來。將詩細細一看，只見寫道：

橫斜水骨暗流香，早向春風試靚妝。
傲意無過凌俗艷，淡姿不欲見文章。
相知惟有南枝月，自信常欺午夜霜。
莫道今無林處士，思君幾欲九迴腸。

教弟水湄具草

假梅生看完詩中之意，未必盡解，而出口順溜，幾與雲生無異，卻與自己佶屈聱牙聲口不同，方知他也是一個有來歷的了，遂把傲慢光景忽變了奉承恐後的形狀了，口中嘖嘖讚道：“小弟不料相公台兄有此大才，方才得罪，幸恕幸恕！”水生又道：“小弟拋磚引玉，望乞賜和請教。”假梅生急得沒法，因將讀過的詩暗暗思量一遍，卻喜得小庾嶺梅花之詩，恰好也有一首，心中大喜，因答道：“小弟平生最不喜和韻。一個妙意思，反被韻腳縛住了。今尊作小弟竟和意不和韻了，幸勿見罪。”水生道：“聽兄尊意。”

假梅生便作吟哦得意之狀，忙寫出來，自己點頭點腦唸了一遍，遞與水生。水生看了第二聯，大叫道：“英雄自命，筆端俱露。”假梅生正自居然認為己作，豈料那雲生一路訪問伊人，忽然看見招牌，心中驚訝，早已窺見是秋人趨了。他請和韻時，雲生已站在門首，聽見人趨一派胡言，暗暗好笑。因他兩個正在出神之際，並不看見雲生，雲生也未即進去看他怎麼和韻詩出來。及至水生吟詠起來，方知是自己做的，遂大聲進門道：“梅先生好詩！”人趨抬頭一看，見是雲生，一霎時就如冷汗淋身，又如空天霹靂，無處躲閃。沒奈何，只得老著臉來作揖，輕輕說道：“久別相公，心常掛念，些須醜事望乞包荒。”雲生又與水生見過。水生見雲生韻度翩翩，人物娟楚，眼下心中，早已窺見一斑。因問道：“原來兄翁與梅兄相知，請問台兄尊姓大名？”秋人趨見水生問起名姓，汗流浹

背，如坐針氈，面孔紅了又白，白了又紅，恨不得雲生霎時間變作啞子，又無計掩住他口。雲生倒不好當場出他之醜，想道：“不如我說了我名姓，成全他的體面罷。”便道：“小弟雲劍，賤字鏗穎，與梅兄相知久了。”人趨滿肚鬼胎方才放下。水生失驚道：“聽兄語音，自是中州人物，莫非赤心老僕的舊主麼？”雲生也大驚道：“赤心正是老奴，敢問兄翁何從知之？快賜一言，以慰寸腸。”水生撫掌大笑道：“真正奇事！小弟久仰梅兄大才，奔馳道左，遲久相遇，已為萬幸。而雲兄今日於無意中遇著，快極快極！”便將尋梅生直到洛陽，遇見赤心，赤心所託說話傾倒說盡。雲生仔細將水生一看，道：“吾兄莫非水有源令侄，台號伊人麼？”水生忙點首道：“然也，然也。雲兄何處得知小弟？尤為奇了。”雲生不覺喜之欲狂，道：“水兄尋梅兄，若是之難；小弟遇水兄，若是之易，這都虧梅兄介紹。然水兄尋梅兄，不憚千里之遙，而直走敝縣；小弟尋水兄，雖不曾費了十分跋涉，而貴縣山川人物，目中略睹，少可以報水兄洛陽之役也。”水生又道：“小弟洛陽之役，為梅也，非為雲也，而因梅得雲，足稱巧於相值。至雲兄以慕不相知之人而反有敝縣之行，必甚不解。”雲生道：“小弟貴縣之行，非為水兄之慕雲，正為水兄之慕梅也。因梅兄而得遇小弟，因小弟更可以得梅兄矣！前日水兄意中，但知梅兄，不知有小弟。豈料今日梅兄也在此，小弟也在此。”水生又道：“向在貴第得詠壁間佳制，小弟大疑，手筆才思與梅兄無異，後聞有改姓避禍之說，意謂梅兄即是雲兄，豈意今梅兄另有梅兄，雲兄另有雲兄，兩手筆之無異，才思之相同，始信梅兄真是雲兄相知，而雲兄真是梅兄相知也。”雲生大笑道：“大抵有小弟即有梅兄，有梅兄便有小弟，假使非梅兄，不知小弟在哪裡，使水兄遇梅兄究竟不遇梅兄，今日遇小弟，可謂真正遇梅兄了。”說罷，大笑不止。

這一番說話，雲生分明暗暗打著那秋人趨。水生雖是聽得，但說話牽枝帶葉，哪裡曉得姓梅的是假冒！只見秋人趨看他兩個舌底瀾翻，自己一句話也沒有得說。水生道：“梅兄今日得遇相知，正好具道契闊之腸，何竟默默若此？”雲生道：“小弟與梅兄雖有兩人之分，實無爾我之隔。小弟有說話，梅兄既可以代得，則梅兄之言即是小弟之言；梅兄有說話，小弟亦可以代得，則小弟之言即是梅兄之言了。何煩這個梅兄置喙於其間，而無爾我之隔者，竟分作兩人耶？”人趨方開口道：“雲相公所言真正相知。小弟底裡雲相公盡知，叫小弟有怎麼說話說出來？”水生便也不言，忙把桌上自做的梅花詩雙手遞過，道：“白雪之章，小弟於貴第領教；而巴里之吟，雲兄未必於敝縣得聞。今特以請教梅兄者請教雲兄，並祈屬和，勿吝可也。”雲生接過手，讀了一遍，大叫道：“神妙至此！梅兄不能讚一詞，小弟亦無一詞可讚了。若謂小弟未獲領教，則又萬萬不然。”水生道：“小弟從無片言請教，雲兄何以得知？”雲生道：“小弟見兄之情，即已見兄之才矣！如必請教，而始云見兄之才，豈不先負兄之情乎？”水生道：“雲兄不特於梅兄知心，即於小弟亦久已知心了。”因促和韻。雲生道：“方才蒙兄見賞梅兄之作，即如見賞小弟之作了，何必又要另起爐灶？如必要小弟出醜，小弟曾有舊作，只得錄出請教了。”秋人趨聽得要錄出舊作，又急得目瞪口呆，沒法擺飾，忙道：“雲相公高才，新作立成，何必錄哪舊作？”雲生道：“小弟即將舊作為新詠，決不敢蹈襲梅兄的。”因援筆，即於水生箋後一揮寫完，遞過水生，水生朗吟道：

東風催促舊時香，肯許凡葩借爾妝。
逢驛向曾傳信息，思君幾度費平章。
爭春偏欲凌江雪，違眾尤能傲曉霜。
自是相逢疏影下，一番賞鑒付詩腸。

水生看完，方知原是和韻，而其中相知欣慰之意一一勾出，遂極口稱讚不住。

此時夕陽西下，雲生向水生道：“可以行矣。”水生唯唯，兼欲假梅生同往，以盡一宵抵足劇談之況。假梅生堅不肯去，雲生便道：“梅兄不肯去，不必相強。且小弟去，即如梅兄去。”兩生於是一拱而別。

是夜，縱飲寓中，雲生方說出自己即是梅生，所會者是假梅生與假詩一事。水生方曉得雲生許多渾話句句有因，笑個不了。正是：

多才自是多情者，非假何由得見真。

且說那人趨開店不及三個月，倒有了一二百金。不料此番決撒了，立腳不住，連夜走往別處，心中戀戀不捨這樁好買賣。想想東南一路，他們時常出入，決開不得，不若遠走開些，難道又撞著不成？從此直到燕京，依先照舊行事。有分教：假中遇假，雌伏雄飛；真裡淘真，水落石出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